

# 书法的力量

□ 翟永华



何为力量?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释为:“①力气;②能力;③作用。”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。由牧虹作词、卢肃作曲的一首歌,叫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。我对力量的理解是,你掌握了某一基本技能,运用自身的能力,能够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。除自己娱乐之外,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,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。从这个角度讲,书法的力量就可以诠释为:①动力;②魅力;③感染力。何以言之?我学习书法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个意蕴。

## 追梦书法

1970年春节前,我还不到8岁。看到爷爷的院子里围了一群人,出于好奇,我跑过去挤进人群中,看到爷爷正在一张桌子前写春联。旁边有一个磨墨的,墨很香,浓郁的香味至今让人难以忘怀。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闻到墨香。也许是这种味道,刺激并开启了我的某一个神经,直到在闻到墨香就兴奋、就愉悦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毛笔,爷爷让我对毛笔、对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上学之后,老师让写铅笔字,要求工整、有力,我便时常回忆起爷爷挥笔写春联的情景。直到四年级语文老师让写毛笔字,也就是描仿。老师拿出一些散页,是从石碑上拓下来的。让我们先双钩,再填墨。由于喜欢,上手就快,很快成为班里写得较好的学生之一。老师对我要求很严,我也总能按他的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。记得在我写的大仿中的后面,他给我写上这样几句话:铁梁磨绣针,功到自然成。只要有决心,定能写好字。这是我人生第二次接触毛笔字。

高中没毕业参加工作后,条件好了很多。当时我在东明县焦园公社办公室工作,任务就是刻钢板、下通知。这个工作我很喜欢,干得很认真,因为它能练字。还有就是写大标语。上级检查工作,各种大型的活动,都要写大标语宣传造势,我练字的机会更多了。

让我真正走向书法练习正路的是李温良先生,那是1980年秋天。先生是临近公社李焕堂村的,20世纪50年代因在旧黄委工作过,被打成“历史反革命”遭逮捕,并蹲了15年监狱。刚从劳改队出来不久,我通过他的本家弟弟——我的同事去拜访他。当时他用很严肃、很警惕的眼光看了看我,没多说话,直到我把平时的习作拿出来让他指点,他才微微露出一丝笑容,说了一些鼓励的话。过了半月,我又去拜访,他拿出多年不知什么时候收藏的柳体、颜体以及清代赵子谦、何绍基的字帖让我看,令我大开眼界。他说:“学书法要想进步,必须临帖,这是历代书法家的成功经验。清代大书法家王铎一日临帖一日应景,直到去世的前一个月都是

这样。你的笔性很好,我送你一本帖。你看看这几本,喜欢哪本就拿去吧!”我选了一本柳体玄秘塔碑楷书字帖,真是如获至宝。我开始了临帖。写了三年,在报纸上写、在水泥地上写,用毛笔写、用麻纸写的笔写,白天有空就写,晚上写到深夜,在李温良先生的指导下进步很快。

1983年国庆节,县里举办书法展览。我写了一首朱熹的诗——“少年易老学难成,一寸光阴不可轻。未觉池塘春草梦,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参展。这首诗是用柳体的风格写的。从此,东明县书法界同道和爱好书法的领导知道了我,并给予我较高的评价。让我想不到的是,1984年春节后,时任县委书记王启杰、县委办公室主任杨怀臣、秘书萧若然到焦园公社检查工作,看到了我写的字,说我有功夫、有前途。当年4月6日,我被调到了县委办公室工作。

1985年,我参加了一届书法函授,有幸接触到了张海、王澄、李刚田、王宝贵、毛秉乾。1986年秋书法函授结束,函授部给我寄了一些资料,其中有一个半页纸的通知,大体意思是:函授即将结束,部分学员要求收藏老师的作品留念,经研究凭学生证可向学员优惠一半。四尺整张20元,四尺对开10元。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5.5元。由于对书法的酷爱,也很想多拿名家书法作品来学习。考虑再三,最后决定买两件书法作品,一件是张海先生的,另一件是李刚田先生的。发下工资后,我也没有跟夫人商量就扣出20元寄走了。当时我女儿不到1岁,全靠奶粉喂养,一个星期1袋,每袋7.5元,平时发下工资第一任务就是给女儿买4袋奶粉。因为4袋可批发,每袋可以省去5角钱。这个月我只买了2袋奶粉。由于每次都在这个商店买,说明情况后老板很感动,2袋也按批发价给了。我拿上2袋奶粉送到夫人面前。夫人当时有些生气,但情况如实禀报后,她非常理解,就说了一句话:只要对你学习书法有用,我都支持!多年的书法追求我付出很多,夫人跟着我付出得更多,我永远感谢她!

更令我难忘的是1999年的深秋,我去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。去杭州没有直达的火车,先从东明坐火车到兖州。去兖州的车是5:20。我母亲凌晨3点起床给我烙了几张油饼。父亲凌晨4点半骑自行车送我去火车站。那天风刮得比较大,寒气透过衣服让人打颤,我坐上火车天还没有完全亮。当火车拉笛要启动的时候,父亲还挥手嘱咐我一些事情。我站在火车上看着远去的父亲,泪流满面……

一个想在艺术上有成就的人,有两点必须明白: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为了开阔视野,提高自己,我先后来中国美术学院、中国书法学院、国家画院学习,参加各种书法学习班、培训班,游历达6年的时

间。回顾我的书法学习历程,是由兴趣到喜欢到爱,直至走向正路,并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书法。一路走来,书法伴随着我的快乐、困惑、惊喜、挫折,不断迈向理想的境界。

## 探究书艺

经过艰辛的习书实践,关于书法的定义我作过几次调整,到目前我这样为书法定义:书法是毛笔写汉字的艺术,它包括笔法、字法、章法、墨法四个基本要素。这些要素全了才是真正的书法,如果不具备或者某些方面做得不够,那么这个书法就大打折扣。这可以作为评判书法高低的标准。

笔法。简单地说,笔法就是书法用笔的方法。一个真正书法家的用笔都是很讲究的。第一,点、横、竖、撇、弯钩,每一笔都要有起、行、收3个动作。起笔是切入、是切入还是逆入。行笔中也就是中间那一块正常的话都要发3次力。收笔是打收、是回收还是放收,一定要讲究。第二,用锋。用锋就是正侧偏锋的转换。行笔过程中不是一横一竖了事,善用笔者每个角度都是锋。“八面出锋”就是指笔锋要丰富变化带来的神奇效果。第三是用笔的轻、重、急、缓。有一次,我与一位朋友在中央公馆小区散步,小区东部一座四层楼上面有几个大字:中国科学院幼儿园,每个字从下面看很清楚,1个字至少有2米那么高,很壮观也很大气。我就问我的这位朋友:你看这个字像谁写的?他说像郭沫若先生写的,我暗自佩服他有眼力。我又问:“这八个字中有没有不舒服或不协调的地方?”他说“幼”字不是郭老的风格,用笔弱。我能感觉到我的这位朋友对郭老的字有研究。八个字中有七个集郭老的字无疑,“幼”字没集到。郭老的用笔特点是逆入平出,回锋转向。怎么解释?笔锋朝反方向入低,以达到藏锋于点面之中,均匀地万毫齐力,平铺纸上形成中锋运笔的态势。平出指笔画至末不收,势尽出锋,回腕空收,提按变化很大。这个幼儿园的“幼”字直入,没调锋直接过去。起笔没有势,提按也没有变化,所以明显不舒服、不协调。

字法。即结字的方法。汉字的字形,需用正确的运笔方法,在维持重心和平衡的原则下,就会产生各种各样、似其反正的形态来,因此说结构是写字过程中自然产生的,核心是重心和平衡。记得我在中国美术学院学时,张爱国老师说书法是力之舞蹈,非常形象。

章法。通篇的谋篇布局、整体经营是为章法。比如创作一件作品,字与字之间,行与行之间,包括款式、笔法、墨色、留白、落款、用印等都恰到好处,展现出协调、美观,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。

墨法。墨法即“用墨之法”。谈墨法离不开水,当以墨为体,以水为用。墨法包括这样几个方面,浓、淡、干、湿、枯、润、焦。如果能把浓、淡、干、湿、枯表现出来,这本身就是一种节奏。蘸一次笔写一个字这是用墨的大忌。特别是写草书,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。蘸一次笔要写多字,直到把墨用尽。如蘸一次要写五个字的话,第一个字写完,第二个字皆比第一个字墨量少。第五个字比第三个字墨少,使墨色有所变化。正常情况,墨多一点就写得快,墨少写得慢一点。通过速度的变化,体现墨法的运用。再注意一下字体的大小、长短、聚散、开合,马上就会不一样。

## 咀嚼书美

书法的最终追求是美,美在形式,美在内涵,美在韵味,美在自然,世间万象的美,书法中皆有。

性情美。性,性格,禀性。情,思想感情,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性格习性与思想情感。1997年的秋天,全国著名书法家孙伯翔到菏泽来,我去拜访他,他住在当时的菏泽交通宾馆。我向他请教了1个多小时。先生平易近人,学识渊博,风趣健谈,他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他说:书法写不出性情,就谈不上是真正的书法家。当时对这句话不理解,随着我对书法的学习和深入,逐渐地理解了先生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

林散之先生在70多岁的时候,写过一首诗:“不随世俗任孤行,自喜年来笔墨真。写到灵魂最深处,不知有我更无人。”这就是林散之先生对真性情的追求。书法的目的是畅笔出情,历代书法大家都证明了这一点,钟繇、王羲之、颜真卿、米芾、王铎的书法,都表现出独特的面貌,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。现当代的一些有名的书法家也不例外,李叔同、于右任、林散之、魏启后先生,就是不看名字,也能知道是他们写的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继承经典传统的基础上,写出了自己的性情,写出了自己的感受,写出了自己的风格。

境界美。美是对书法的最高追求,我一直在探寻这个问题。我有幸三次见到弘一法师的真迹。弘一大师的书法,表现出一个内心真正纯净的人生心迹,去尽了所有繁缛之后的真性情、真善美,为我们留下了简到极点、纯到极点、空灵飘逸、鲜活优雅的境界。10年前我读到曾国藩家书中有这样六个字:自然、平淡、含蓄。我感觉这应该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,弘一法师做到了。

1992年3月,我经朋友介绍,拜访了中国书协理事、山东省书协副主席、全国书协评审委员魏启后先生。那时我正筹备我的第一次个人书法展,想请魏先生给我题写一幅展标。当我提出这个请求后,魏先生欣然命笔,在四尺对开的宣纸上写了“翟永华书法展览”七个大字,一个字碗口那么大。平时魏先生题的大字不多,我是第一次看到魏先生写这么大的字,真是太精彩了。写完后,看到魏先生兴致正浓,我又斗胆请先生题写“勤奋”二字作为对我的鼓励。魏先生面带笑容而又严肃地说:“我让你勤奋你就勤奋了?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我给你写幅字,你如果能在从中发现美,不让你勤奋我也当不了家。”说完提笔写下了隶书体的《秋夜寄邱员外》赠我。那独特的造型、多变的笔法、和谐的布局,让我大开眼界,惊叹不已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虽然搬了几次家,但这件作品始终伴随着我,至今仍然挂在我的书房,常看常新,警我自省,促我奋进。

翰逸神飞,洒脱飘逸,触动心灵,这就是书法的魅力;令人如醉如痴,魂牵梦绕,追求不已,这就是书法的力量。

# 如蝉般活过,便是圆满

□ 孔祥富

盛夏的蝉鸣,总带着几分执拗的喧闹,像巷口老者无休无止的絮语,初听难免心烦,可凝神细品便会懂:这聒噪背后,藏着蝉类独有的生命哲学。这般活法,自有其深意绵长。

蝉的一生,堪称天地间最凝练的生命偶子。“蝉生如偶”恰是对这份通透的最佳注解——偶以极简文字承载至理,蝉则用生命轨迹演绎本质:幼虫在黑暗地底蛰伏数载,甚者如北美周蝉,要熬过13或17年的孤寂;夏夜破土蛻壳后,成虫的高光时刻不过两三周。它们拼尽全力鸣唱、繁衍,直至秋风起时悄然坠落,全程无一冗余,每一步都精准指向“完成生命循环”的核心,恰似偶子般不拖泥带水,直抵真理。

这生命节律里,藏着虞世南“垂緌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”的清贵。蝉以清露为食,不攀附外物;鸣声自疏桐间漫出,只因身处高处而非借秋风之力,正合偶子“不执外相”的精髓——不贪求身外冗余,仅凭本真活出价值。纵使生命短促,枝丫间的蝉卵终会随雨滴回归土壤,开启新的轮回。这短暂与漫长的交织,绝非潦草走过场,而是以极致沉潜与热烈绽放,诠释着“坚守本心、不仗外力”的生命态度,宛如一首无声却有力的偶子,引人深思。

回望自身七十载光阴,竟与此蝉声、偶义暗合共振。20世纪70年代投身新闻报道,一支钢笔、一沓稿纸,便是我的全部装备。白日忙于本职,写作只能向深夜借时光。在煤油灯晕开的暖黄的光晕下,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,成了寂夜里唯一的声响。写错用刀片轻刮,薄脆纸面留下的痕迹,恰似蝉在黑暗中吮吸根汁的印记。此刻方悟李商隐“本以高难饱,徒劳恨费声”的苦涩——蝉居高树却难觅食物,终日鸣唱无人应答,正如我一个数据走村串户奔波,为守候采访对象熬过的晨昏暮露,无人知晓。但指缝间洗不净的墨痕,稿纸上磨出的硬茧,都悄悄沉淀为生命的养分,那是地底蛰伏的修行,只为某日振翅发声。

后来转至乡镇撰写公文,依旧与文字日夜相伴,案头的稿纸堆得更高了。晨曦微露,窗台上的露水尚未消散,我已伏在木桌前推敲汇报材料,在字里行间揣摩政策的温度;夜色深沉,星子仿佛坠入墨水瓶,骆宾王“露重飞难进”的滞重感悄然袭来,工作总结仍在反复打磨,每个数字都需再三核对。这又是一段“地下时光”,少了新闻报道的锋芒,多了公文的严谨平实。有人嫌这份工作枯燥,我却深知:逐字推敲的段落里藏着对文字的敬畏,彻夜核对的表格中浸透着对职责的敬重——恰如蝉在暗处的蛰伏非虚度,每一次吞吐根汁,都在积蓄破土而出的力量,暗合偶子“专注本质、不执外相”的深意。

如今退休十余载,年逾古稀,反倒是在文学创作中寻得新的天地。晨光漫过稿纸时,笔尖正勾勒故乡的旧日时光;月色洒满窗台时,灵感仍如萤火般闪烁。这不正是蝉破土而出后的璀璨光景?明知人生已近薄暮,偏要将余下的日子过得滚烫热烈。常有人问:“这般年纪,何必还这般折腾?”我笑着指向窗外绿荫:“君不见‘流响出疏桐’?蝉声从来不问春秋长短!”文字于我,便是那振翅的鸣唱,问能写多久,只要笔在手中,每一个字落下,都是对生命热忱的回应。

我从不介意读者多寡,即便连村级作协会员都不是又如何?夏日蝉鸣,总有人嫌其聒噪,可蝉从未因此噤声。它们顺应生命本能,将地底积攒多年的气力,尽数化作枝头的长歌,哪管听者是厌是喜。这份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”的清傲,正是我最珍视的笔墨姿态。不为博取关注,不为求得回响,只为安顿心底翻涌的思绪。写一遍,便是为自己的心声郑重按下确认键;写出来,便如蝉鸣完一曲,心头满是澄澈踏实,恰似偶子般,无需繁复修饰,只求本心安宁。

我更不屑写低俗段子争抢流量。文字于我,从来不是媚俗的玩物,正如蝉的鸣唱不是为了取悦谁,只是生命本真地流淌。我必须守住心头的底线:留存正气底色,怀揣对事实的虔诚,永葆对文字的初心。见过有人为求浮名,颠倒黑白,以假乱真,这般“绽放”纵使喧嚣一时,也如霉变的浆果,表皮光鲜,内里早已腐朽。蝉的生命更短暂,也活得坦荡光明——饮洁净水,唱清越长调,不屑以歪门邪道谋取方寸之地,这恰是偶子倡导的“纯粹”本质,不恋外物,不欺本心。

忆起一位早逝的同窗,生命未满五十,已是学界博导,在学术枝头绽放出耀眼光华。他猝然离世,众人皆叹“天妒英才”“太过短暂”。而我却觉得,他恰似骆宾王笔下“西陆蝉声唱,南冠客思深”的秋蝉——蝉从夏到秋消逝,人从盛年到离世的转变,都如偶子般凝练揭示“世事流转、盛衰有定”的无常本质。他更如李商隐诗中“五更疏欲断”的蝉,即便生命短暂,也拼尽全力完成“传道授业”的使命,纵使戛然而止,也留下“非是藉秋风”的铮铮气韵。那些被他智慧之光照亮的年轻眼眸,不正是他生命的延续与轮回?恰似蝉卵藏入树皮,随风雨重归大地,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的意义。

人之一生,谁不是在“地下”的蛰伏与“枝头”的绽放间辗转前行?蝉生如偶:十七年暗渡换一夏长吟,纵使短如朝露,也要响彻云霄。人生亦当如此——该深潜时,沉心静气积蓄力量;该振翅时,倾尽全力绽放光华。活得真实,守得清白,不执外相,专注本质。这般人生,便自有深沉回响与圆满。我仍在写。晨光熹微时写,暮色四合时写,如一只老蝉栖于岁月枝头,不知疲倦地鸣唱。这书写,是我的蛰伏亦是绽放,是我的沉淀亦是新生。如蝉般活过,如是,便很好。

有人嫌其聒噪,可蝉从未因此噤声。它们顺应生命本能,将地底积攒多年的气力,尽数化作枝头的长歌,哪管听者是厌是喜。这份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”的清傲,正是我最珍视的笔墨姿态。不为博取关注,不为求得回响,只为安顿心底翻涌的思绪。写一遍,便是为自己的心声郑重按下确认键;写出来,便如蝉鸣完一曲,心头满是澄澈踏实,恰似偶子般,无需繁复修饰,只求本心安宁。

我更不屑写低俗段子争抢流量。文字于我,从来不是媚俗的玩物,正如蝉的鸣唱不是为了取悦谁,只是生命本真地流淌。我必须守住心头的底线:留存正气底色,怀揣对事实的虔诚,永葆对文字的初心。见过有人为求浮名,颠倒黑白,以假乱真,这般“绽放”纵使喧嚣一时,也如霉变的浆果,表皮光鲜,内里早已腐朽。蝉的生命更短暂,也活得坦荡光明——饮洁净水,唱清越长调,不屑以歪门邪道谋取方寸之地,这恰是偶子倡导的“纯粹”本质,不恋外物,不欺本心。

忆起一位早逝的同窗,生命未满五十,已是学界博导,在学术枝头绽放出耀眼光华。他猝然离世,众人皆叹“天妒英才”“太过短暂”。而我却觉得,他恰似骆宾王笔下“西陆蝉声唱,南冠客思深”的秋蝉——蝉从夏到秋消逝,人从盛年到离世的转变,都如偶子般凝练揭示“世事流转、盛衰有定”的无常本质。他更如李商隐诗中“五更疏欲断”的蝉,即便生命短暂,也拼尽全力完成“传道授业”的使命,纵使戛然而止,也留下“非是藉秋风”的铮铮气韵。那些被他智慧之光照亮的年轻眼眸,不正是他生命的延续与轮回?恰似蝉卵藏入树皮,随风雨重归大地,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的意义。

人之一生,谁不是在“地下”的蛰伏与“枝头”的绽放间辗转前行?蝉生如偶:十七年暗渡换一夏长吟,纵使短如朝露,也要响彻云霄。人生亦当如此——该深潜时,沉心静气积蓄力量;该振翅时,倾尽全力绽放光华。活得真实,守得清白,不执外相,专注本质。这般人生,便自有深沉回响与圆满。我仍在写。晨光熹微时写,暮色四合时写,如一只老蝉栖于岁月枝头,不知疲倦地鸣唱。这书写,是我的蛰伏亦是绽放,是我的沉淀亦是新生。如蝉般活过,如是,便很好。



# 曹凤

硕果盈秋  
张成林 摄



##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

国庆长假的清晨,我站在地头,望着那片本该金黄灿烂的玉米地,心沉到了底。连绵的秋雨把田地泡成了沼泽,玉米秆东倒西歪地立在泥水中,原本饱满的玉米棒子,有的已经绽开了灰绿色的霉斑,有的甚至冒出了细弱的嫩芽——那本该是丰收的象征,如今却成了刺眼的疮疤。

(一)  
“机器进不来,只能靠咱们自己了。”妻子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,利索地套上已经褪色的胶鞋。那双鞋的鞋底已经磨得几乎透明,却还要再一次踏进齐膝深的泥泞中。我学着她的样子,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,一脚踩进冰凉的水洼。淤泥立刻像贪婪的嘴,紧紧咬住我的脚。每走一步,都需要使出拔河的力气。玉米叶子被雨水浸泡得更加锋利,像无数把小锯子,在我的手臂上划出细密的血痕。汗水混着雨水流进眼里,涩得睁不开。  
“接着!”妻子把掰下的玉米扔进我手中的桶里。水花溅到脸上,带着一股腐烂的气息。桶越来越沉,压得我直不起腰。那不足1公里的田埂,仿佛永远走不到头。肩膀上的玉米袋像一座山,压得我喘不过

# 泥泞中的黄金

□ 刘汉功

气。回到家时,电动车的轮胎都瘪了一半。四天,整整四天,两亩地的玉米终于抢救完毕。看着院子里堆积如山的玉米,我心里没有一丝喜悦。

(二)  
玉米刚收拾停当,5亩花生又该收了。拔花生远比掰玉米更折磨人。雨水把土地浇得湿透,每一步都要蹭着水。从泥泞里抬起脚时,总带着厚厚的泥块,举步维艰。刚开始还好,我还能学着别人弓着腰,用手一把抓住一簇花生的茎,用力一扯。可不到半个时辰,腰就像断成了两截,针扎一样疼,从尾椎骨一直蔓延到脖颈。  
我试着蹲着一点一点往前挪,可泥水很快浸透了裤子的布料,冰凉地贴在皮肤上。抬头望去,整片花生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杨树林,绿油油的一片,此刻却像无边无际的苦海。  
“雇人吧。”我对妻子说,“这要收到猴年马月?”可联系了几个村庄,回应都如出一辙:自己家里的还弄不完。这场连绵秋雨,让所有的农民都陷入了同样的困境。  
(三)  
夜幕降临,我和妻子坐在院子里收拾

白天拔回来的花生。  
“明天假期就结束了。”我叹了口气。妻子没说话,只是默默地抖着花生上的泥块。这时,手机响了。“说完提笔写下了隶书体的《秋夜寄邱员外》赠我。那独特的造型、多变的笔法、和谐的布局,让我大开眼界,惊叹不已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虽然搬了几次家,但这件作品始终伴随着我,至今仍然挂在我的书房,常看常新,警我自省,促我奋进。”

翰逸神飞,洒脱飘逸,触动心灵,这就是书法的魅力;令人如醉如痴,魂牵梦绕,追求不已,这就是书法的力量。

了。这些沾满泥巴的花生,这些发霉长芽的玉米,不仅仅是庄稼,更是一种纽带,把我们这些靠土地吃饭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雨水可以泡烂庄稼,却泡不烂这份守望相助的情义。我终于明白:土地生万物,亦养万物。它赐予我们丰收的喜悦,也让我们在磨难中学会相互扶持。  
当夜幕再次降临,我们终于收完了大半的花生。望着满院子的收获,我忽然觉得,这些沾满泥巴的果实,才是这个假期最珍贵的礼物——它们饱含着汗水、坚韧和情义,那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泥泞中的黄金。

